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萬花樓

第六十六回 稽婚姻狄青盡職 再進犯夏主鑿兵

卻說趙欽差去後，一日石玉接得家書，即晚燈下觀看，已知岳父母康健，郡主來書賀喜。意欲回家問候，只因道途遙遠，並有王命在身，未敢擅離邊關。次早，正副元戎升帳，大小三軍參見已畢。狄元帥拔令箭一枝，對張忠說道：“張賢弟，你統領偏將十員，一萬二千五百精兵，俱穿青衣青甲，在東門鎮守，太旗上書一‘虎’字，灰石弓箭滾木齊備。倘有敵兵，以砲為號，西南北自來接應。”張忠領命而去。又拔令箭一枝，對李義說道：“李賢弟，你統領十員偏將，一萬二千五百精兵，各穿紅衣紅甲，在南方鎮守，紅旗上書一‘虎’字。倘聞砲聲一響，各處接應，不容怠緩。”李義得令而去。轉想焦廷貴乃狂妄之徒，不堪把守重任，但劉慶未回，且等他暫守北方，待劉慶回來，再行交卸。元帥隨呼道：“焦廷貴聽令！”焦廷貴踏步上前，叫道：“二位元帥，有何軍令差遣？”元帥道：“北方尚缺領兵之人，只因劉慶未回，如今有屈將軍代為把守北方，待他回關再行交卸。你領十員偏將，一萬二千五百精兵，俱穿黑衣黑甲，把守北門，黑旗上大書‘虎’字。一聞號砲，即要接應，不得延遲，如違定按軍法，決不姑寬。”焦廷貴領命而去，自言道：難道我焦廷貴做不得領兵頭目麼！偏要待劉慶回關，真乃看我太輕。我今只不分辨，那時獨自成功，方顯我焦將軍非居人下者。元帥分派已定，自與石副帥鎮守正西，五萬精兵，俱穿五色青、黃、赤、黑、白，大旗亦分五色，另建高大白旗，上書“五虎衛金湯”五字。看東南西北四門城上，真乃殺氣衝天，號令威嚴，眾將兵那個敢不遵服？

不表中原主帥調兵，且說西夏主元昊得報兵敗，心實惱悶。這日坐朝，向眾臣言道：“孤一心貪圖中原的錦繡江山，只道唾手而得，豈知興師有年，勝敗無常，計已折去精兵百餘萬，勇將數十員，昨差首將薛德禮攻瓦橋關，楊老將身亡，只道大宋穩拿，不料又出小將狄青、石玉等一班小奴才，如同猛虎，殺得我邦兵殘將賸，孤心實有不甘。倘得一智勇兼備英雄，領兵復去攪擾他一番，僥幸得勝，統傾國之兵，殺進汴京城，倘苦不能取勝，然後度勢而為，也未為晚。”言未了，部班中閃出一員凶狠武將，名喚孟雄，奏道：“臣聞中國狄青小將，善用一銅面鬼臉，嚇死我邦上將無數，更兼箭法高強，故屢借二物取勝。今臣手下有部將二員善於喊叫，敵將一聞，猶如烈雷打頂，聲似山崩，其人即心驚意駭，跑走不及。平日已於臣部署中試驗，眾將人人驚懼，今臣願領兵進攻宋境，以拿狄青，仗我主之威，勝之必矣！”元昊道：“將軍果有二將之能，即封為左右先鋒，卿為統兵主帥，領兵二十萬往滅狄青，以報禦弟贊天王、薛元帥等之仇，少解孤心之惱。”當下孟雄領命，往教場中，點足二十萬精兵，帶了左右先鋒，一名吳烈，一名王強。有百花小姐願衝頭陣，要報復父仇。

按下西夏調兵，先說劉慶席雲騰上雲端，一到西戎國境，早已探聽分明。當日教場點兵之時，恨不能落下雲頭，將他領兵主帥割下首級。當下只因一人，本事縱然高強，怎敵得千軍萬馬之眾，倘有不測差池，豈非又被焦廷貴恥笑。況起行時眾人叮囑不可鹵莽，中人陷阱，不免早些回去，報知元帥，好預備迎敵之策，當下不分晝夜，席雲趕回關中，只見刀槍密排，旅幡招展，東西南北四門，皆是一般森嚴。劉慶道：“這又奇了，難道賊師早已到關攻打不成？我駕雲，他步走，豈能比我倍加捷速，諒來決無此理。定然元帥調撥兵將在此鎮守，故今隊伍嚴肅，刀斧交連，待我先從北門而進，看其動靜如何。”遠遠只看見黑旗上大書“虎”字，盡是黑衣黑甲的軍兵，不知何人在此把守，想來狄青乃一少年，今楊元帥死了，他為主帥，果有將才，怪不得楊元帥敬重。

當時劉慶飛進城去。守城巡邏軍一見，認得是劉將軍打聽軍務回來，即去報知焦將軍。焦廷貴想道：劉慶必是回家，耽擱數天，說什麼打聽西戎消息，待我玩耍他一番，然後稟知元帥，交卸北門與他。想罷，呆頭呆腦的跑上城垛，喝道：“劉慶，你回來了麼，好大膽子！也不令人早來通報！我命你探聽西戎軍情，且一一稟明我焦老爺得知。”飛山虎聞言，頓覺驚駭，因何焦廷貴出此大言，即道：“焦將軍，你今領兵在此把守麼？”焦廷貴道：“劉慶，你還未知其詳，自那日你動身去後，聖旨下來，敕封狄王親為正元帥，又敕封我為副元帥。你不該如此慢待，不敬我副元帥，有失軍威。”劉慶道：“焦將軍，果真如此，還是你妄言哄我？”焦廷貴道：“誰來哄你，且觀幾員戰將，歸我管轄，數萬精兵，由我調撥，難道是假的？”飛山虎道：“但不知聖上頒來旨意，亦提及未將之名否？”焦廷貴道：“聖上詔旨全然未提及你之名姓，想必你無名小卒，只好做個軍前探子。我當初原教你不要去探聽為妙，如今且在我帳前做個當差之人！有功之日，候再提昇吧！”劉慶聽了，好生不悅道：“豈有此理，難道我劉慶止做個探子當差之輩，我情願隱藏山林，做個農夫，倒也無憂無慮，何苦強在營中效力疆場？”焦廷貴道：“劉將軍，休得動氣，到底你探聽得西戎賊情如何？且說個明白，待我交元帥印，讓你統轄軍兵，我卻在你麾下聽令，全憑差遣，如何？”劉慶道：“此言差矣！你承聖上救命，怎可讓與別人？待我說知西戎之事，可笑夏主不知見機，重新又要興大兵二十萬，領兵主帥乃是孟雄，更有二位先鋒，百花女將為頭陣，不日殺奔前來。”焦廷貴道：“如此果也元帥慮得到，你也算得探聽分明，看來這副元帥只好讓你做了。”當時焦廷貴說得糊糊塗塗，飛山虎聽得將信將疑。焦廷貴又道：“劉將軍，你可在這管轄眾兵，待我與你報知元帥。”劉慶道：“不可，你乃執掌帥印之尊，如何教我代管，我亦不敢擔當。待我自進帥堂報稟，方是合宜。”焦廷貴聞他此語，只得聽他進去。

劉慶一路想著焦廷貴之言，只道他當真受封為副元帥，故今統領將兵，在北門駐守。但一心思量，意氣不平，因何兵符副帥，屬了此人，這樣蠢夫，如何會提兵調將，豈不敗壞了大事？此時已走到東門，只見高高插起青旗，上書一“虎”字，眾將兵青衣青甲，又見南門西門，俱有兵將把守。進至中堂，正要通報，忽見聖旨下來。原因狄青少年尚未結婚，範大人的小姐，正當及笄之年，美麗非凡，範爺久已留心狄英雄，故前月附本奏聞聖上，求君作主，不怕狄青不依，又覺對面難於啟口，故未發言。今日旨命一下，範爺早已明白，不覺喜色洋洋。狄元帥想道：軍務在身，那有閒暇議此婚事？當即辭謝。範大人笑道：“此乃聖上美意，理當早諧花燭，小女縱然不才陋質，下官不敢仰攀，但念旨命難違，請允小女權執箕帚，王親大人休得推辭。”狄元帥不便執拗，只道：“蒙大人過愛，聖上隆恩，但今軍情事急，且待兵退之日再議。有勞大人拜本奏復聖上，晚生也有本章附呈。”當時齊本欽差，乃是楊元帥之子楊文廣。他在朝奏知聖上，要到邊關助敵，建立武功。天子見他雖然少年，實乃將門之子，是以準旨允請，並頒旨附帶範、狄聯姻之事。當即會見正副元帥、範、楊等眾位將軍，一同見禮坐下。又見飛山虎到來，將西夏興兵之由，一一稟知。狄爺道：“範大人，可惡西戎賊復動干戈，如今且理軍務，再議婚姻便了。”範爺聽言無奈，只得允從暫停姻事。連夜修本，差人齎送，狄元帥也附一本，達呈禦覽。

話分兩頭，卻說夏將孟雄帶領二十萬雄兵，左右先鋒作頭陣，一到邊庭，探子報上離城不遠。孟雄吩咐於五十裏之外，安營下寨。

且言宋將劉慶，是日回關，已領守北門，方知焦廷貴滿口胡言。忽一日探子報進，賊將帶兵攻城。狄元帥傳令，眾將候差，真乃明盔亮甲，層層密密，劍戟如林。當時元帥差劉慶往衝頭陣，著焦廷貴助陣，叮囑小心為要。二將領兵二萬，砲響出關，劉慶一馬飛出，大喝道：“殺不盡的賊奴，敗而復來送幾，今日休思逃脫！”西夏將吳烈大怒，手拿鐵棍打來，劉慶用大斧急架，戰殺一場。不意吳烈大喊一聲，如同霹靂，馬也驚走，劉慶嚇得幾乎跌於馬下。這吳烈是慣家，趁敵人一驚，手略一慢，舉棍打下。劉慶早駕席雲帕，飛到天空，將馬首打碎，跌撲塵埃。焦廷貴一見，怒喝道：“狗奴才，休得逞凶！”一棍打去，吳烈接馬交鋒，各逞強狠，一連衝殺數十合。焦廷貴一生狂莽，何嘗懼怯敵人，但本力欠三分，一刻抵敵不過，心中著急。想來可惱飛山虎，我與你掠陣助戰，豈知你跑上空中，脫身而去，賊將又厲害不過，如今不妙了。果然抵擋不及，賊將鐵棍照肩打上打來，焦廷貴側身一閃，已打中手上，血滴淋漓，大喊不好，忍痛拍馬奔逃。賊兵吶喊如雷，追殺上來。宋陣上張忠、李義奮勇殺上，賊兵漸退。吳烈大怒，又大喊一聲，宋兵嚇得倒退，不敢追上，只有張忠、李義將刀槍並刺。吳烈不能抵擋二般兵器，只得復喊一聲，二將連聽數次，已經慣了，全然不懼，吳烈只得敗走。又有王強上前助戰，四將殺在一堆，未分勝負。

不知殺得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